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穆赫兰道》

高雅虹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穆赫兰道》是大卫·芬奇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自编自导的悬疑电影，本身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变体具有一定的批评价值。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将电影的意象与情节抽丝剥茧，有助于揭开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梦的背后内涵。曲折离奇的梦境正是主人公贝蒂无意识和自我躁动的结果。梦境中的贝蒂或是直接展示对恋人的欲望，或是间接地通过稽查作用下的凝缩、移置手法实现自身欲望的满足。

【关键词】精神分析法；《穆赫兰道》；释梦；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2-0001-03

电影《穆赫兰道》讲述了主人公贝蒂（统一使用梦中化名，下同）因爱人丽塔的背叛由爱生恨，雇来杀手杀害恋人，以及这之后在梦中的一系列精神活动。纵观整部电影，贝蒂对丽塔的爱欲、愧疚与逃避是整个梦境的主线。导演大卫·林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梦境与现实交织融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示了诡谲而近乎扭曲的梦境。十多年来，其晦涩难懂、曲折离奇的剧情吸引着观影人从各种角度解读该影片。

精神分析学自创立以来，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导演创作过程的思想指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不失为一个解读电影的良好切入点，其中的释梦、无意识等理论对于解读该影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梦是欲望的满足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指的是清醒时脑海中想到的会在梦中得到展现。无独有偶，在《释梦》中，弗洛伊德对梦的动机的阐释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在“梦是一种愿望满足”的观点上比前人走得更远。在他看来，“梦是一个（受压制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学说都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因而从释梦层面解读《穆赫兰道》也要以该理论为塔基。

具体展开来看，“在梦中得到的愿望，不是一般的愿望，而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种种欲望，主要是性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难以启齿的欲望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但欲望并没有被完全压制，它们努力寻找一个发泄出口，其中最普遍的形式便是梦境。入梦后，人的稽查作用放松，欲望便采取迂回战术，在梦中得到呈现和满足。

正如前文所说，贝蒂对丽塔的爱欲贯穿了整部影片，这种欲望在梦中得到直接表现。梦境中的贝蒂初到公寓，便撞见了

正在沐浴的丽塔，浴室磨砂门后曼妙的女性身影既给了观众想象的空间，也正是贝蒂对恋人的美好幻想。后来，两人逐渐建立信任并互生好感，无所顾忌地度过一段亲密时光，得到了心灵和生理上的极大满足。

短暂的甜蜜背后实则是愿望与现实的极大落差。现实中的贝蒂和丽塔是一对同性恋人，碍于两人演员的身份，每次她们密会时丽塔必须戴上黄色假发，以防大众认出。两人的感情很快出现裂痕：丽塔转而与导演亚当陷入爱河，甚至当着贝蒂的面与其他女演员接吻，而对贝蒂的伤感视而不见。恋人的背叛打破了贝蒂对爱情美好的幻想。在与丽塔激烈争吵过后，她只能通过自慰满足自己对丽塔的爱欲和性欲。

角色亚当的个人形象则体现了贝蒂对丽塔的占有欲。现实中的亚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好莱坞导演。梦境中的他被黑社会冻结银行账户，回到家发现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偷情，还被二人合力赶出家门。这些正源于贝蒂对亚当的报复心理——亚当插足了她和丽塔的爱情，她潜意识中想要亚当尝尝遭遇背叛的苦楚。同时，由于梦中的贝蒂与现实中的丽塔有形象上的重叠，贝蒂以与朋友约好为由，放弃试镜机会，这是源于现实中丽塔与亚当因试镜相识、相恋，放弃试镜的情节暗示贝蒂对丽塔的独占欲。

由此可见，贝蒂的欲望在梦境中得到直接展现和满足。欲望的满足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换言之，我们在梦境中寻找愉悦感。但《穆赫兰道》中也出现了似乎并不为当事人所感到愉悦的情节。其实，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学说一经发布便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不乏反对的声音，一种意见就是“大多数梦并不是性欲等欲望的满足，理由是这些梦的内容并不使人愉快，反而常常是可怕的。可见梦与欲望无关”。由此，弗洛伊德对他的理论做了新的补充。

二、梦在稽查作用下的凝缩

弗洛伊德为了完善“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将梦境分为了显梦和隐梦两个部分。“每个人的梦由于两种精神力量的作用而各有其不同的形式，一种力量构成欲望，用梦表现出来，即显梦；另一种力量则对梦中欲望行使稽查作用，迫使欲望不得已进行伪装，通过凝缩、移置等作用间接表现出来，成为被改装的现实，即隐梦。”从符号学角度理解，显梦是“所指”，隐梦则是带有隐喻含义的“意指”。

显梦就像一个面具，揭开面具才能看到真实的五官和表情。从这一角度看，前文对梦境的解读仅仅停留在显梦层面。多数情况下，欲望并不是赤裸裸地得到表现，梦境的形成是隐梦走向显梦的视觉化过程，释梦恰是反向作用，即显梦走向隐梦，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在稽查作用下，梦的凝缩和移置在本质上可说是梦的活动形式中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当凝缩和移置发挥作用，显梦与隐梦的“距离”加大，梦境常常出现独特甚至荒谬的一面，变得愈发扑朔迷离，因而释梦工作难度要大得多。下面举例说明两种作用在贝蒂梦境中的体现。

显梦为了逃避意识对欲望的监督，将隐梦的内容进行压缩、精简，排除了许多隐梦的相互联系的内容，进而形成新的、概略的片段；或者从多种愿望中挑选某个部分，重新组合成新的要素，最终在可视化层面表现出混合而成的人、语言或者事件——这便是梦的凝缩作用。影片情节更多地体现凝缩作用下的仿同作用，也意味着当事人将自我同化为他者，寄希望于展现对方特有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从而回避真实的自我。

梦境中贝蒂的形象正是凝缩作用的结果。“贝蒂”一名来自于做梦前她在咖啡馆对女侍者姓名牌的一瞥。她同时又是现实中的丽塔的化身：面容姣好、举止优雅得体，在试镜中以近乎完美的表现被导演一举相中，这些与现实中贝蒂自卑、颓废的形象大相径庭。两人在情感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鲜明转换：现实中的丽塔高高在上，对贝蒂态度冷淡。相反，梦中的丽塔在贝蒂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恐惧，甚至对其产生依赖，贝蒂成为两人情感中的引领者。这种凝缩和仿同作用正是贝蒂对美好感情的寄托，在梦中，贝蒂满足了现实中求而不得的愿望。

在片场，贝蒂以和朋友约好为由主动放弃试镜资格。站在一心成为电影明星的贝蒂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显然不可思

议。主动放弃并不是贝蒂心中所想，反而是她极为不悦的事情。“梦中出现不愉快的感情并不意味着梦中没有欲望的存在，这些梦是化了装的，它们的欲望的满足已伪装得难以辨认。”现实情况是，贝蒂和丽塔同时参与试镜，而丽塔被导演一举相中并一炮而红。一方面，她因角色被抢走而不悦，但对恋人的爱意使她无法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正是这次试镜使得丽塔与亚当相识并坠入爱河。因此，利用“主动放弃试镜”这一不令人愉快的情节，既逃过了对嫉妒之心的稽查，也满足了贝蒂希望恋人专一的愿望。

三、梦在稽查作用下的移置

为了逃避稽查机制，显梦将隐梦的主要部分或中心动机放置到不为人所注意的边缘，欲望被隐喻所替代，或者作为无关紧要的部分出现，这便是梦的移置作用。影片中移置作用集中体现在似乎与事件不相关的情节以及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上。

梦境之初，一名男子因经常梦见“墙后的人”，而在咖啡厅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后来男子被墙后的恐怖面孔吓晕。之后，一名蹩脚的杀手为了将现场掩饰成自杀，慌乱中不慎枪支走火，惊动了隔壁的女人；他处理女人的过程被走廊的清洁工所见，在处理清洁工和随身的吸尘器时，吸尘器又触发了报警器，最终杀手从阳台落荒而逃。这两段情节与主线剧情并不存在伏笔和照应的关系，那么导演为何加入这段突兀、混乱甚至有些引人发笑的情节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观众必须对现实情境有整体的把握。现实中贝蒂痛恨于丽塔的背叛却无力回天，选择请杀手处理掉丽塔来结束内心的噩梦。杀手让贝蒂找流浪汉领取证明丽塔已死的小盒子，这个流浪汉就是“墙后的人”。事成后，贝蒂始终不肯打开小盒子，对丽塔的爱使得她对此前的一时冲动后悔不已，她不愿接受恋人已去的事实，潜意识逃避自己的所作所为。此时她内心最大的欲望便是丽塔仍在，两人还能延续甜蜜时光。

贝蒂的愧疚和逃避既是现实愿望，也化为稽查机制，这种机制不允许杀害恋人的事实展现出来，转而通过边缘形象呈现：丽塔化身为惧怕流浪汉的男子；贝蒂想要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引发内心更大的不安，正如欲盖弥彰的杀手，她渴望逃离噩梦般的现实，最终却迎来了又一场悲剧。

梦中丽塔成为重大车祸的唯一幸存者却丧失了记忆，这也暗含了贝蒂对丽塔逃开枪口，以及两人可以重新开始的美好幻

想。最终，爱欲下的愧疚和逃避通过移置作用逃避稽查机制，以隐梦的形式出现在梦境中。“当释梦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就知道梦是欲望的满足。”

四、无意识与自我的躁动

无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他所探讨的绝大多数心理现象都属于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如果将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比作冰山，那么意识不过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前意识漂于水面。而无意识就像深潜水下的部分，在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无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原始冲动、本能和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它们虽不为人察觉却占据重要地位，人的举止言谈、梦境等活动无不受它的支配和影响。

贝蒂无意识中对丽塔的爱欲的渴求是在争吵过后自慰举动的根源，梦境中赤身裸体的丽塔以及两人在夜深人静时的亲密也与这份爱欲不无关系，遭遇背叛后请杀手杀掉丽塔也是占有欲作祟的结果。而当梦醒时分，意识居于精神活动的主导地位，理智和社会道德感占据上风，贝蒂为杀害恋人一事感到深深后悔和自责，于是选择饮弹自杀，故事由此走向了结尾。

弗洛伊德在他的后期理论中进一步修改了他的人格学说，提出了自我（Id）、本我（Ego）、超我（Superego）“三部人格结构”。其在电影中的体现与无意识理论大致相似，故在此不赘述。

五、精神分析法的局限性：泛性论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我们解读该电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将该理论生搬硬套，解读贝蒂的梦境的全部意象和情节，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泛性论”。

在弗洛伊德眼中，“性本能能在人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突出作用，小至个人活动，大到人类社会的行为都受性本能的支配和推动”。然而，影片中某些情节难以从精神分析法的角度进行解读。实际上，对于一个鲜活的个体而言，除了生理欲望，爱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样重要。

梦中的贝蒂因为高超的演技试镜成功，与其说这是贝蒂渴求像恋人那般取得艺术成就，从而在感情中得到与丽塔同等的地位，不如说是她长期以来成为电影明星的愿望使然。无独有偶，梦境里贝蒂的姨妈是好莱坞的当红艺人，初登场时她借住在姨妈名下一套位于好莱坞的豪华套间，后来还得到姨妈朋友的提点，这与现实中家境普通的贝蒂“蜗居”在破旧的小屋

中、只身在好莱坞闯荡形成强烈反差。

当贝蒂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时，亚当的母亲曾对她表现出一丝怜悯之情，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女性在梦中化身为对贝蒂十分友好的女房东。这些恰恰是坎坷的个人奋斗经历下，缺乏安全感和寻求呵护与关怀的表现，而非爱欲涌动的结果。如果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生搬硬套地解释电影的全部情节，则无可避免地走向僵化。

总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电影制作上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带来阴郁诡谲的艺术效果，导演通过建构叙事空间，引导观众走入角色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对于影片情节的疑点，大卫·林奇没有给观众额外的解说，留给观影人思考与回味的空间。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理解影片的角度多种多样。精神分析学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其中的无意识理论和释梦学说，仍为大众解读《穆赫兰道》提供了新鲜视角。在该理论的引导下，观众梳理现实与梦境的关系，进而挖掘梦境背后的深层内涵，感受别样的审美艺术体验。

参考文献

-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释梦[M]. 孙名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 张英. 精神分析学述评[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 [4] 王宁. 文学与精神分析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5] 朱光潜.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6] 李洪斌. 弗洛伊德视野下的《穆赫兰道》[J]. 电影文学, 2012(18): 95-96.
- [7] 陈姝. 《穆赫兰道》之“梦”的解析[J]. 戏剧之家(上半月), 2011(09): 50-51.